

# 露娜的故事（上）

## ——印度阿萨姆邦城乡考

○ 马宇歌



马宇歌（右）和露娜在露娜家合影（2009年12月11日）

露娜是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硕士同班同学。她来自印度东北部阿萨姆（Assam）邦东北部的小镇拉克普（Lakinpur）。她邀请我假期去她家做客，我欣然前往。

印度上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在对一个新的学科、一间新的学校、一种新的语言、一个新的国家的忙乱体认中，充实的消磨了时光，假期转眼到来。2009年12月8日，我和露娜在新德里火车站踏上了开往东北部神秘之国的列车。

### 开往神秘之国的列车

说阿萨姆邦神秘，有两层含义。

首先，它地处印度东北部被尼泊尔、锡金、不丹、中国、缅甸和孟加拉包围起来的倒三角战略要地，历史上它一直是独立于印度主体（孟加拉国以西的大三角）的小王国。先后被来自泰国的阿訶王朝（Ahoms, 1228~1826）和来自西藏-缅甸的扣可王朝（Kock, 1540~1587）统治。英国人来到印度以后，发现阿萨姆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茶叶种植资源大有利可图，遂把阿萨姆归入英殖民时期的孟加拉行省（Bengal Presidency, 包括今天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进行统治。由此，阿萨姆才成为“印度”概念的一部分。所以，阿萨

姆在文化上、人种上都与我所熟识的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部非常不同。就拿人长的样子来说，印度北部主要是古时从伊朗迁来的雅利安人种，五官突出，轮廓分明；而阿萨姆主要是蒙古人种，和中国人长相非常相似。我就常常被人认作是阿萨姆邦或其他印度东北邦来的学生。

由于历史、文化上迥然不同的渊源，阿萨姆邦在很多方面和主体印度格格不入，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阿萨姆自由联盟ULFA（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他们在阿萨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主张暴力革命换取阿萨姆独立，制造了好几起针对政府的爆炸行动。印度政府把其列为恐怖主义，对其进行封缴。由于爆炸中有很多平民死亡，ULFA在阿萨姆也民意渐失，其首领逃到孟加拉国，又被孟加拉警方追捕。民间传言说他现在逃到了中国。随着ULFA的衰落，其他相似的独立组织又应运而生，阿萨姆常被人看做定时炸弹，随时有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因此，那是外国人很少涉足的地方，关于那里第一手资料也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是阿萨姆神秘的第二个原因。

我们乘坐的火车一路穿越印度北部恒河平原的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Bihar），驶过西孟加拉邦北部由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三国围困而成的狭长地带，终于



在第二天日暮时分进入阿萨姆邦。路旁的景色忽然变为热带风光，低矮的茅屋和高耸的槟榔树，以及广袤的田野，远处茂密油绿的森林。这一切都得益于丰沛的降雨和由东到西穿越阿萨姆全境的布拉普特拉大河（Brahmaputra）。

水是制约印度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西北部的哈尔亚那邦（Haryana）和旁遮普邦（Punjab），英国人留下的灌溉系统加上1970年绿色革命期间推行的农业现代化措施，使得这片面积不足印度三分之一的土地达到了超过全印五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而在阿萨姆邦，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露娜告诉我，前年布拉普特拉大河的洪灾，把她家那一带农民自家储藏的粮食全淹了。政府的救济既不公平也不及时，让他们承担了巨大损失。

每当谈到政府，露娜总是义愤填膺。在她眼里，政府是用金钱骗取穷人选票获得权力、反过来剥削穷人的恶棍。在悠然漫长的火车里，她让我给她讲讲中国，讲讲共产主义，她说她是共产主义者。她对中国的所有具体认识都来自我，这个班里唯一的外国人。这也是她此生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她惊讶于中国人熟练地操作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对网络世界的熟稔，中国人的爱好广泛，可以边学习边写作赚稿费、教中文赚生活费，画画、拉小提琴，还像苏格拉底一样总在提问，对她视为垃圾的印度民主如此好奇……我告诉她，广义上来讲，我只是一个个体的，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它不能代表中国。

火车上，我尽量避免谈论中国。因为在印度，尤其印度东北部，中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阿萨姆邦北部相邻的就是印度所谓的“阿努那恰

尔邦”，即中印在藏南3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就在我出发之前不久，达赖喇嘛刚刚高调访问过那片地区的宗教圣地达旺，引发了一场中国和印度政府的唇枪舌战，被双方媒体炒得轰轰烈烈。而阿萨姆南部、东部的其他几个邦长期酝酿着独立于印度的运动，相传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印度那些没有看到民主好处的群体都向往共产主义，在这些人眼里，中国是他们的榜样。

虽然我一再把话题扯开，但露娜似乎非常想让大家知道，她带着一位中国客人。我们对面坐了一对说孟加拉语的夫妇，长相酷似藏人。露娜说他们很可能是从孟加拉国偷渡过来的。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开始有大量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阿萨姆和西孟加拉邦。1960年代末，年轻的英迪拉甘地刚开始领导国大党，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受到党内外质疑，国大党也因此分裂。为了赢得大选，英吉拉甘地对孟加拉非法移民“睁只眼闭只眼”，很快颁发给他们合法居民身份，以此获得这部分选票。而这些难民给当地居民带来很大困扰，抢了劳工的饭碗，还四处搭建难民区。到了1970年代，阿萨姆反对非法移民的学生运动声势浩大，进而发展成独立运动的雏形。直到今天，由于大量移民带来的身份认同缺失、自然资源紧张都是阿萨姆向往独立的主要原因。

露娜向那对夫妇介绍我的中国背景，邻座的一个阿萨姆商人闻讯而来。他说他正在用从一个中国商人那里学来的模式管理他的员工，给他们两倍于其他公司的工资、但要求三倍于别人的产值，如果达不到就炒鱿鱼。这个方式非常有效。之前，他的员工总是懒懒散散。和露娜不一样，他觉得中国不错，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如何利润最大化，比计划经济了40年

的印度人（中国只有30年）更懂得市场。他鄙视共产主义，说印度那些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邦，如西孟加拉、泰米尔纳德和克拉拉状况都很差。这和露娜说的正相反，她认为那些邦比其他地方治理的好多了。露娜说，他不是穷人，自然观点不同。

### 首府郭哈第城

露娜家不通火车，我们要在首府郭哈第（Guwahati）转乘长途汽车。火车到达已是傍晚，我们决定在露娜朋友家借住一晚。

波丽是露娜在郭哈第大学读本科的同学。她没有露娜那样好运顺利考入研究生，这一年正赋闲在家，边考研边照顾弟妹。我和露娜每人花10卢比（相当于1.5人民币）乘坐私营的老式货车从火车站去郊区的波丽家。那辆标准载客5人的车里足足塞进了15个人，车顶还栓了行李，售票的小伙子挂在车外，一只手扒住行李架，一只手到处招揽顾客。一路尘土飞扬。

波丽在泥泞的道路旁等待我们到来。她用手电照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土路上，带我们找到了家门。

第二天早上不到6点，大家都起床了，在院子里四处忙着。波丽的爸爸是一名在郊区政府工作的水电工，母亲是家庭妇女。10年前，父亲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了这片郊区土地，自己盖了房子，全家从农村搬迁过来。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扩张，土地价格飞涨。波丽一家虽没有富裕的收入，却还拥有自己的土地，让他们的生活不至于窘迫。

清晨的郭哈第上空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隐约露出不远处起伏的山脉，山前驾起一台台采矿机的剪影。从这里南去100公里，就是希隆高原（Shillong），那里居住着改信基

佛教的母系部落。波丽和露娜两家都是印度教徒，他们决定利用在郭哈第的一天时间，带我去看一看阿萨姆两间著名的印度教神庙。

传说，印度教众神之一的毁灭之神湿婆（Shiva）的妻子雅格娜（Yagna）是一名刚烈女子。有一次，湿婆神受到了侮辱，雅格娜一气之下跳进油锅以示愤怒。等湿婆神把爱妻捞出来的时候，雅格娜的身体裂成了八块，分别落在了印度次大陆八个不同的地方，而代表生育的腹部则掉在了阿萨姆，阿萨姆因此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相传雅格娜腹部掉落的那个地方，就是如今的卡玛卡亚神庙（Kamakhya）。

卡玛卡亚神庙在郭哈第城西，我们先要坐车从郊区进城。坐在四面透风的公车上，就像走在贾樟柯电影的印度版里。正在兴起的城镇，到处是建设、尘土、令人窒息的污染，混乱与希望并存。在一个停靠了无数车辆的环岛下车之后，我们走进了城市的街道，密集的商铺蜂拥而至，人口密度增加，更多的工程和垃圾，更大的灰尘。露娜自豪的告诉我，这里就是郭哈第城，阿萨姆的首都。

前几天，尼赫鲁大学来了两位研究印度城市化的欧洲学者。他们希望知道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城市化进程，尤其是乡村向中小型城市的迁移。我们换了一辆公车，和每天都走在“城市化”这一伟大进程中的人们一起，颠簸着。贾樟柯电影的镜头不断浮现在脑海，在中国人和印度人的面孔上，看到的是同样的表情。这是一种共有的命运。

香火旺盛的卡玛卡亚神庙和郭哈第城一样拥挤，信徒赤脚走在狭小的庙堂里。外面拴着准备宰杀的小羊羔。象征女人生育的卡玛卡亚神庙每个月都“来月经”，羊羔们就要



2009年12月11日，马宇歌（左）在同班同学露娜阿萨姆邦农村拉克普镇（Lakinpur）考察。右为露娜正怀孕7个月的嫂子。

血染池塘。露娜说，一年前，她第一次去献血。当时，独立组织ULFA在郭哈第法院附近制造了一起严重爆炸（2008年10月），将近300人死伤。当地政府和民间机构组织人们为抢救伤者献血。

我们从法院附近经过，那里还保持着警戒。一扇铁门里面，是警察和穿黑西服的律师、法官，铁门外是摆地摊的生意人和沿街乞讨的流浪者。铁门周围的墙上贴着各种政治标语，有画着镰刀斧头的毛主义宣言、也有反对暴力革命的学生联盟传单。我们不能进入铁门。就在当天，阿萨姆又发生了两起爆炸。露娜指着铁门那一头隐约可见的堤岸告诉我，那就是布拉普特拉大河。

布拉普特拉大河发源于西藏高原，上游是中国境内著名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横穿印度阿萨姆，下游进入孟加拉国，冲击成肥沃的孟加拉三角洲，由孟加拉湾入海。我们在岸边坐渡船前往河中央一座小岛神庙乌玛纳达（Umananda），相传是湿婆神和爱

妻做爱的地方。

露娜在每一处神庙虔诚供奉神灵，祈求和丈夫一起拥有光明的未来。露娜的丈夫拉杜尔比她大三岁，都是拉克普人。五年前，他们相爱了。但这段爱情遭到露娜家人的强烈反对。因为拉杜尔出身农村，没有上大学，只是拉克普县城一家小复印店老板。露娜虽也出身农村，但露娜的爸爸是公职人员、母亲做买卖，家里的地租给佃农种，已不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露娜接受了高等教育，学习优异。露娜家认为，自己女儿将会有更好的前程，要在城市里立足，这个小县复印店老板配不上她，还会耽误了女儿的未来。在阿萨姆农村，大部分结了婚的女人都是家庭主妇。露娜家坚决要求她和拉杜尔断绝来往，甚至暴力相逼，打到了拉杜尔家门口。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一气之下，私定终身。丈夫的家庭友好地接纳了露娜，露娜却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后来露娜考上印度最高学府尼



2009年2月7日马宇歌（中）和孟买的印度小学生合影

赫鲁大学的研究生，来到首都德里，和丈夫两地分居。这是她半年来第一次回家。一路上，她不停和丈夫通电话，甜蜜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我们从小岛神庙坐船回岸时，他们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布拉普特拉宽阔的河面之上，波光粼粼，小船晃着露娜愤怒的背影。这一次，又是因为钱。

和家庭决裂之后，丈夫那家小复印店成为露娜唯一的经济来源。露娜在德里一切吃穿用度都极节俭，几乎没有闲钱。这次出发之前，她向我借了5000卢比（相当于750人民币），打算在郭哈第买些礼物给家人。当然，是丈夫一家人。她把钱鼓鼓的藏在胸罩里，时不时用手摸摸检查一下。可此时丈夫却打电话来，叫她不要买东西浪费钱，家里什么都不缺。露娜平时唯丈夫命是从，但这一次，她要一意孤行。

我和波丽的弟弟、妹妹跟着露娜来到郭哈第最热闹的市场，和我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印度首都德里见到的居民集市很像，满满四个街区

都是卖服装、布料和小商品的店铺、地摊儿，人挤人游动在其间。我从没见过露娜这样大方地花钱。在德里，她连一杯3卢比的茶都要掂量三分，这回，700卢比的阿萨姆莎莉“美克拉茶达”（Mekhla—Chadar），挥手就拿下三件，还给丈夫买了一身800卢比的传统礼服，一反她一贯的消费理性。我知道，借给她的那笔钱，一时半会儿是收不回来了。

此时的露娜，有种大姐大的感觉。在德里时，她事事小心，下了课就憋在宿舍或图书馆里，从不参加社交活动，拘谨得像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但一到郭哈第，她的神态、做派都变了。别人要跟在她后面，为她拎包，一切活动要以她的意志为转移。毕竟，她是这里走出去的状元、飞出去的风凰，这是她接受仰慕的地方。她是在衣锦还乡。

整个傍晚，波丽一家都在为露娜梳妆打扮。她要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在久别重逢的丈夫面前。波丽和妹妹帮她穿起新买的乳白色“美克拉茶

达”。这种阿萨姆莎莉有着独特的折叠和穿戴技巧，一块长方形的滑面布料经过三个姑娘的反复修饰，把露娜娇小结实的身材包裹凸显得恰到好处。露娜戴上塑料仿制的珍珠项链和耳环，涂上厚厚的眼线和口红。看起来，成熟了好几岁。

我们坐当晚8点的长途汽车，波丽的爸爸和弟弟去送我们。不同于拥挤的街道、庙堂，郭哈第长途汽车站很大，空间开阔得像布拉普特拉暗涌的河面，就连飞扬的尘土和垃圾在这里都显得没那么令人难以忍受。车站最前面立了一个阿萨姆独角兽（Great One-horned Rhinoceros）的雕像。这种原本生活在整个恒河平原的野兽，由于大规模捕猎数量骤减，如今只有3000头，其中大部分在阿萨姆。它也成为了阿萨姆的象征。这个气势非凡的汽车站，让我相信了，郭哈第城是通往印度整个东北部的门户。

我们要坐10个小时的汽车到拉克普。12月的夜晚寒气逼人，露娜买的是没有暖气的车票。凌晨1点，汽车在中途补给休息。黑夜被浓雾填满，几步开外的路灯被晕染成一片昏黄。我开始担心，这样的能见度怎么赶夜车？此时露娜在我身旁，睡得安详。

（作者200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工学、法学院法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环境变化研究中心环境与能源专业在读博士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

本文是作者2009年12月随她在印度尼赫鲁大学的同学露娜，利用寒假之机一起回露娜在印度阿萨姆邦的老家实地考察后，写成的长篇纪实报告。）